



“聊你父亲的事，你会介意吗？”记者问。  
“可以啊，我父亲在我心里就是个传奇，不需要绕过他。”阮奔答。

此次采访，记者带着不安直奔最敏感的话题，只怕阮奔会要求“就不聊这个了吧”。但事实上，只有我们以为这个年仅24虚岁的人还是个脆弱的孩子，他早已把自己当成一名时时刻刻都在战场上战斗的男人。

阮奔说，在父亲离开之前他最重要的身份是：阮建华的儿子。但在父亲离开后，他不得不承担起父亲曾经面对的一切，即便他目前的能力根本无法企及父亲。

## 阮奔： 24岁上战场

□本报记者 庄向娟 文/摄

### 吾父阮建华

2011年9月22日，一个不幸的消息在路桥这座小城里悄悄蔓延：身在千岛湖的阮建华意外走了。人们惊奇、愕然、不解、寻求答案，都在问为什么。

但当时在上海的阮奔除了悲痛之外，还来不及感受更多，甚至带着几分迷糊直奔千岛湖。在我印象里，父亲从来没有生过病，他一直都很强壮，从未展示出脆弱的一面，怎么会突然心脏不好呢？至今，阮奔清晰记得事发后的那7天，天昏地暗。

阮奔说，他和父亲的感情不像一般的父子，更像朋友。他晚上在外面应酬，很晚才回到家里，都会来我的房间，亲我一下。”这种感觉，于阮奔来说，太珍贵了。

出事之前，阮建华刚刚从厦门回来，没来得及好好休息就赶去了千岛湖，中午饮酒，未能安排出午休的时间。我反复在想这件事，如果这中间少发生一件事，我父亲就不会那么累了，或许就不会发生这件事了。”阮奔说，常年奔波的父亲其实还是心累。

五十知天命，阮建华走的时候年仅49岁，这样的陨落让太多人唏嘘。路桥很多人知道且了解阮建华，但从未有人站在儿子的角度去了解过他，只有也只能是阮奔这样做过。

阮奔说，爷爷以前是放牛的，家里条件极差，父亲是属于白手起家。阮建华在17岁那年，成为金清塘厂一名擦烟囱的泥水工，但这丝毫没有掩盖掉他的聪明与气魄。20刚出头时，阮建华从上海拉了些“废铜烂铁”到台州卖，完成了第一笔资本积累。后来，阮建华的兄弟当兵回来了，两人联手创办了塑料厂，善于沟通和交际的阮建华主要负责对外承接业务。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，阮建华也建立起一支数十人的核心团队，而这些人如今依然是“阮式产业”的主心骨，在阮建华走后扶持着阮奔。

即便是阮奔，或许也无法像自己的母亲一样了解自己的父亲。当时我妈要和我爸在一起，遭到家里人反对，他们还私奔出去。”阮奔说，他之前的名字是阮忆多，就是因为他们私奔到黄山的天多峰那里，承诺要一辈子在一起，才给我取了这样的名字。

爱是把双刃剑。因为相爱，阮奔的父母携手并进，创造了路桥的一个传奇，他们家显然是路桥第一批创业者的领先者之一。但也同样因为这个“爱”字，阮奔觉得母亲吃了太多苦，承受了太多他人无法承受的艰难。

你相信吗，我母亲在父亲去世的时候，已经把自己的坟墓都建好了，就和我父亲一起。”在阮奔看来，母亲已经“一无所有”，她把爱给了死去的父亲，把所有的财产都毫无保留地给了儿子。

如今，母亲的膝盖不好，这也是父亲“留”给她的。“父亲去世后每次做法事，我妈和我奶奶都是一直跪一直拜，凌晨三点一直跪到晚上七八点，连着七七四十九天都没有沾过荤。”较之于父亲在事业上的闯劲，阮奔更佩服母亲的韧劲，他们都是带着一股狠劲要活得好一点，我的血液里也带着这股狠劲吧。

我父亲这辈子就没松懈过，一直在拼，想把家里人、身边人都照顾好。”阮奔直言，父亲在世时，并没有太多时间留在家里，老话都说“五十知天命”，我父亲就要到知天命的年纪了，却发生这样的事。”

阮奔身高1米82，带着一副时尚的黑框眼镜，他带着一股劲在讲自己的父亲。或许我怎么奋斗都比不过我的父亲，他已经是一个传奇，而我顶多奋斗成为一名英雄吧，为这事我愿意付出20年。”这个年轻的男人，既伤感又心怀未来。回到阮建华的24岁，此时的阮奔显然拥有太多，但对此阮奔并不过于乐观：“怎么说呢，我爸这代人都是吃苦长大的，而我，顶多看着他吃苦，却没有真正尝过苦的味道。”之所以这样说，或许正因为阮奔已经认识到，对于一个男人来说，苦是历练，是成熟的必要催化剂。



### 战场就在那，我必须上

在父亲离开之前，阮奔都干了些什么？

全国书法金奖、四国军棋全国冠军、新概念作文比赛全国二等奖、乒乓球比赛台州市冠军、小提琴考过级……写到这里，相信许多24岁的同龄人都会赞叹一番了。但阮奔说，之前他最重要的身份只有一个——阮建华的儿子。

有一件事阮奔和父亲是高度统一的。阮奔在新加坡管理学院读了三年的大专，按照原先的计划，他读的是“3+2”，这意味着他原本该去英国继续读书2年，但阮奔没有去。这是阮建华允许的，因为他觉得一味追求学历并没有太多意义，阮奔始终都是他唯一的继承人。

也正因为这样的决定，使得阮奔争取到近两年时间跟在父亲身旁，得以提前进入他所创造的王国。“如果父亲离开的时候，我仍然在英国读书，那么我将更加措手不及，一点缓冲期都没有。”如今的阮奔非常感谢这个父子俩共同作出的决定，“这使得我现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，在直觉上与父亲非常相似。”

但谁都没有料到事情的风云突变。即便跟在父亲身边的那段时间，阮奔的生活更接近旁人对“富二代”的既定看法：“父亲也要求我跟他出席一些应酬，接触公司里的一些业务，但那时我还有很多属于自己的时间，常常和朋友去打打球之类的。”但现在已经不能用诸如“富二代”这类字眼来形容阮奔，他会直接要求你把中间的“二”字去掉，“‘富’是某种意义上的负担或负累，责任就摆在那里。”

四国军棋早就不知道被收到哪个角落去了，也很久没有换上战衣打过篮球之类的，阮奔如今留给自己唯一的业余爱好是乒乓球，但这也不是纯粹的，暂且不说时不时有事情穿插进来，陪他打球的很多都是能够陪他探讨业务的长者。

虽然没有激烈的表达，但阮奔还是不经意地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不喜欢我现在的角色”。采访之前

刚刚从北京回来，年前得去拜访一些客户。因为在湖南有矿山，阮奔必须飞到湖南长沙，接着飞到怀化，然后乘坐5个小时的汽车赶到麻阳的矿山，那里的山路不是他喜欢的。“我不喜欢出差，但出差却是必须的。”就是因为不喜欢，所以阮奔常常是当天出差当天就赶回路桥。

阮奔极其佩服父亲，在他印象里，父亲生前常常有应酬，回家往往是凌晨三四点，但不管喝多少酒，即便吐得一塌糊涂，第二天会照样出现在办公室。“在我看来，这样的生活品质是很低的，你也可以说‘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’。但现在‘身在江湖’的是阮奔，也要常常应酬，终于体会到酒满到喉结处，却不得不咽下一口的生活。

说到底，1989年出生的阮奔毕竟年龄只有24岁，他还有这个年纪的人的“通病”，比如习惯性晚睡，即便没有应酬，也会在电脑前坐到凌晨1点。但陪伴父亲驰骋沙场的叔叔们都懂得“早起的鸟儿有虫吃”的道理，他们喜欢早上8点开会。就算是7点开会，阮奔也得起来准时出现不是吗？他是13家公司的法人代表，每天都有一大堆文件等着他签字。

或许有太多人想问阮奔，这段时间下来你就没碰到什么过不去的坎吗？阮奔是这样回答的：“没有一件事是简单的。”父亲刚刚过世时，面临法人资格变更的事，为此他们交了很多的税，导致现金流出现问题。阮奔说，现在的他有一点比父亲当时的压力还要大。“妈妈、爷爷、奶奶都放弃了遗产继承权，所有都集中在我一人身上了，这意味着我肩上的担子比父亲还要重。”阮奔知道，这是因为家里人爱他，但爱同样赋予了他期待。

阮奔说，他时常会想起父亲，其实他自知父亲意外离世这件事在他心里留下了阴影。记者问他，你最想做什么事？阮奔回答：“我最想生个儿子。”那是因为，他已经开始思考生命的无常。有些话无法表达，有些答案就在那里。

阮奔的答案是，人生不一定有选择的权利，对他来说，战场已经在那了，他只能像个战士一样去战斗，像他父亲曾经做过的那样，尽全力去照顾身边每一个人。幸好，他父亲为他撑起的那片天还在，那就是他的母亲，以及每一位天天陪伴他的叔叔。

采访手记  
有认识才可能有反思，有反思才可能进步。  
任去守护它，百分的责任去创新它，千分的责任去发扬它，万分的商业、商机、商贸等等，必有人所为。  
一个“商”字是路桥的骨骼，更是血液里的DNA，而所谓的商业、商机、商贸等等，必有人所为。  
“富二代”们深入交流，相信他们身上必会有有价值闪光点；其二倘若阮奔的坦诚能够让某些尚未长大的“富二代”们觉醒，或许有人要反驳我：人生有经历，才会有觉醒。阮奔之所以一夜之间长大，是因为他经历了非常人所能经历的阵痛。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：其一，我们寻找机会继续和其他所谓的“富二代”、“创二代”这样的选题，阮奔是第一个采访对象。但这个坦率、直接、勇于直面事实的男孩，让我看到了路桥新一代创业者的担当和抱负。从这个角度说，他应算一名正在战斗的男人了吧。  
原本想做一个类似“富二代”、“创二代”这样的选题，阮奔是第一个采访对象。但这个坦率、直接、勇于直面事实的男孩，让我看到了路桥新一代创业者的担当和抱负。从这个角度说，他应